

“妈妈”老师

姚丹老师,是教导我时间最长、跟我相处时间最长的语文老师。她也是一个80后,和我妈妈同龄,有时恍惚间觉得姚老师就是我另一个“妈妈”。

姚老师十分平易近人,因为微胖,她的瓜子脸就变成了一个肉肉的小皮球,让人想去捏一捏。一双圆圆的大眼睛,一张圆圆的能说会道的大嘴巴,整个一脸“圆圆”的景象。虽然我们喜欢这么叫她,但她一点也不生气。

开学初的那几天,我因生病没有上学,落下了整整一篇课文没学,小练小练不会做,课文课文也不会默。姚老师上完语文课后,把我喊到了她的身边,拿出语文书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解:“这里运用了对比手法……这里是拟人手法……你看这篇课文的首尾,是不是前后呼应……”姚老师讲得非常仔细,大则整篇课文,小则一字一句,一直认认真真地讲着,丝毫没有草草结束的意思。

我看了一眼姚老师,她拿着红钢笔一丝不苟地在我的书上做着批注,眼神中流露出对我的关心,好像在说:“会了吗,要不我再给你讲一讲?”直到下堂课的铃声响起,姚老师还在给我讲解着。我回去时,姚老师还叮嘱我:“记住了吗?遇到不会的再来找我。”

上学期的运动会,我被姚老师选中参与800米长跑,开始我想放弃,想跟姚老师说“换人吧”。但每回想放弃的那一刻,又会想到姚老师那坚定的目光。到了比赛那天,当我冲过终点线时,姚老师开心地向我走过来,拍拍我的肩膀:“加油!陈禹撞,下次继续努力,这次表现很不错!”望着姚老师那鼓励的目光,我心里暖暖的,感觉到了她对我的无限鼓励。

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老师,我最爱的还是姚老师,我的“妈妈”老师!

通师二附五(6)班 陈禹撞
指导老师 姚丹

灶间祖孙情

我的老家在农村,虽然厨房里新添了煤气炉,但土灶还保留着,也保留着一份质朴的生活气息。

土灶很大,差不多占了四分之一前厅。土灶像一把巨大的椅子,“座位”上支着两口锅。“椅背”是烟囱,一直伸到屋顶上。“椅背”下面是四个四四方方的长炉口,一直伸至锅下。就是这小小的土灶,可是我欢乐的天地!

中午,我在外边浪了一个上午,前脚刚迈进家门,就嗅到一股熟悉的烟味儿。我三步并作两步,直奔灶后。这里堆满了柴草,草堆围成了一个小小的圈儿,圈里是一张小小的板凳。我往小凳子上坐,望着灶口里跳动的火舌舔舐着焦黑的锅底,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。

正在烧饭的奶奶见我这么开心,也就妥协了,“小心点儿,别烫着。”

有了奶奶的默许,我更是撒着欢儿地装柴火,把灶膛都快塞满了,险些没“炸膛”。待烧掉一些再看,灶膛里一片狼藉,到处是那些没烧干净的柴草。

“叮叮咚”,一阵响声从灶那头传来。只见奶奶一手执碗,一手拿筷,正打着鸡蛋,准备做炖蛋呢!我馋得流下了口水。奶奶一笑:“快去看着火,别让火灭了。一会儿,让你尝尝鲜!”我这才一步三回头地回灶后面去了。

“天天,最后一个菜了,别再放柴火啦!”奶奶在灶那边喊道。我偏不理她,仍一个劲儿地放。当奶奶转到灶后来,看到灶膛里的火光时,我嘿嘿地笑了。

奶奶用火灰把火弄灭了,我又坏坏地一笑,在灶膛下用火钩掏出一个洞,又拿一把落满灰的破扇使劲一扇,“呼”的一声,火又“起死回生”了!

就这样,我跟奶奶来来回回,终于让奶奶又烧了一道红烧蛋饺,我从灶后钻出来,一头一脸的灰,用手一抹,一只“小花猫”。

奶奶忙打来一盆暖水,给我洗手洗脸,口中还不停地数落着。我呢?笑笑,又去玩儿了。

哦,小小的土灶间,浓浓祖孙情。

通师二附六(1)班 曹雨菲
指导老师 张美芹

斗蟹

“菊黄蟹肥秋正浓。”现在的螃蟹,是一年中最肥美的。我可喜爱吃螃蟹了,周末,妈妈就买回了几只大螃蟹犒赏我。

我从冰箱里拿出了一只螃蟹,看着它被五花大绑的模样,有些忍俊不禁。定睛一瞧,它穿着一件墨绿色的铠甲,上面布满了斑点,颇像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。它有着一对强健有力的大螯子,上面长满了茸毛。那豆大的眼睛滴滴地转着,胡须又细又长,还不停地抖动着,对我投来挑衅的目光。我一“怒”之下,有了一个想法,给它找个强劲有力的对手。于是,我又抓出另外一只看起来身强力壮的螃蟹。可它虽然块头大,却十分温顺,很像《三国》中的赵云,便将它取名“武士赵”。之前的那只看上去狡猾奸诈,像极了曹操,于是给它取名“将军曹”。

我将它们小心翼翼地移到各自的战场——水槽中,随后迅速地将其解绑。就这样,一场无声的战争拉开帷幕。“武士赵”立马舒展起腰身,摆出一副迎战的姿势。而“将军曹”却小心翼翼地伸展着腰肢,细心观察着周围的一切,果然很狡猾。看着它俩无动于衷的样子,我有些不耐烦了,拿来一杯水泼在“武士赵”的头上,它瞬间勃然大怒,往四周瞅了瞅,发现了“将军曹”,立即向着对方迈起爪子,横着杀了过去。悠闲多时的“将军曹”突然横着奔过去,立在了水槽壁上。而“武士赵”却猝不及防地撞在了水槽壁上,回过神来

再定睛一看,又朝着“将军曹”所在的方向冲了过去。而对方却不为所动,在“武士赵”撞上来的那一刻,一只大螯一立,另一只大螯抓住了“武士赵”的蟹壳,自己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旋转,平稳落地。而可怜的“武士赵”却被它带了个八脚朝天,动弹不得。第一回合,“武士赵”惨败。

这时,我向“武士赵”伸出援手,将它翻了个身,放回原处。第二回合开始!这次,我朝“将军曹”泼了一杯水,它顿时勃然大怒,然后张牙舞爪起来,快速横着冲向了“武士赵”。而此时的“武士赵”却沉着冷静,摆出一副迎战姿势,好似准备大干一场。“将军曹”像是被对方的气势吓着了,便准备从背面入手,让对方防不胜防。只见它绕到了“武士赵”的后面。而“武士赵”好似早已预知,迅速八脚协调一转,两只强健的大螯将对方砸出老远。“武士赵”慢慢走近“将军曹”,用胜利者的目光打量着它,骄傲地登上了“将军曹”的铠甲,仿佛登上了属于胜者的宝座,使“将军曹”无法动弹了。第二回合,“武士赵”完胜。

两个回合下来,双方打成平手。这场“战争”让我懂得了:即使是螃蟹这样微小的生命,都知道为自己的生存而拼尽全力,奋斗不止。所以,我们应该向它们学习,遇到困难不退缩,勇往直前,走向光明的未来。

通师二附六(4)班 李彦源
指导老师 朱新慧

走进歌剧

国家大剧院是北京的地标性建筑,是艺术的殿堂,我就要在这里欣赏歌剧表演。

夜幕已降临,建筑表面星星点点,错落有致,“蘑菇灯”,如同扑朔迷离的点点繁星,与远处的夜空遥相呼应,使大剧院呈现出一种含蓄而别致的韵味与美感。剧院内最大的建筑——歌剧院,早已在灯光下华丽辉煌。

七点三十分,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,“啪”,聚光灯又同时亮起,交响乐团的音乐响起来了,帷幕慢慢拉开,庞大的船型道具缓缓移动,演员随着节拍蹦跳入场——歌剧《西部女郎》开始了!

“啊——”一位身穿西服的男士用意大利腔一下子让我走进了歌剧。他怀抱吉他,倚门而立,用男中音诉说着思乡之情。他,就是游吟诗人华莱。他的身后,已经被布置成一处淘金矿工营地,“矿工们”正争抢着收买酒保尼克,借以求得万人迷的青睐。他们的对话,变成了一串串歌词,虽听不懂在唱什么,但是,他们高昂的下巴、伸展的手臂、高亢浑厚的嗓音,带给我的的是艺术的享受。随着情节推进,雄伟的合唱、响亮的独唱,或急或缓,或激昂或低沉,仅仅是听着演员们的声音,都让人惊心动魄……

这是一个关于金钱、爱情、拯救和宽恕的故事,音乐主题中穿插了颇具时代性、地方性

的民间音乐和印第安歌谣,为这部纯粹的美国题材歌剧注入了浓重的地域色彩,将十九世纪中期美国中西部的淘金热描绘得活灵活现,穿针引线般地把东西方的风土人情串联起来。最后以两个恋人骑着马向落日余晖走去而结束。

这部歌剧,还让我认识了一个伟大的人物——普契尼。他出身于音乐世家,《西部女郎》与《艺术家生涯》《托斯卡》《蝴蝶夫人》被并称为他最成熟的四部歌剧作品。有人说,普契尼的离世意味着意大利歌剧时代的终结。

妈妈订票时,我曾问她:“为什么一定要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?”

“接受艺术的洗礼呗!”

“为什么一定要看歌剧呢?”

“因为其他票订不到了,都被抢空了!”

现在,我想:引人入胜的剧情、华丽的布景和服饰、歌唱家们高超的演唱技巧和极富情感表现力的音乐,以最少量的字句展现了戏剧冲突、人物性格和内心情感,让人在猝不及防的时候被深深打动,或许就是歌剧能流传至今魅力依旧的最大原因。

歌剧,我们相约下回!

通师二附六(1)班 吴亦涵
指导老师 张美芹

卖糖画的老人

一天下午,我和妈妈去公园散步。公园里阳光明媚,空气分外清新,花草树木都扬起头,接受阳光的洗礼。

这时,一阵诱人的糖香飘来。我循着香气,一步一步走到了一个摊子边。拨开人群往里瞧,只见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爷爷坐在椅子上,手握长勺,正在画糖画呢。老人戴着一顶帽子,隐约可见他的鬓角已然花白;脸上布满了山中老藤似的皱纹,写满了沧桑。他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,披着一件薄薄的外套;下身穿一条黑色长裤,踏着一双灰色的布鞋。摊子上已经插着好几个糖画。他以勺为笔,以糖为墨,像练太极一样起起落落,手中的勺子也跟着上下翻飞,所画出来的糖画都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。有四蹄生风的宝马,有翩翩起舞的蝴蝶,有机灵敏捷的兔子,还有那立体的花篮,更是引人注目。

看到这儿,我心里痒痒的,不禁垂涎三尺。好不容易轮到我了,我让爷爷给我画条飞龙,爷爷欣然答应了。只见他先舀了一勺糖浆,勺子微微倾斜,糖浆像金线一样缓缓地落了下来。接着,他忽上忽下、忽左忽右、忽快忽慢,让我看得眼花缭乱,铁板上留下了金色的糖丝,像变戏法似的,不一会儿轮廓就画好了。瞧,那张着的血盆大口,锋利的爪子,长长的龙须,独一无二的触角,仿佛将要腾飞的身子,真是惟妙惟肖。

本以为这样就好了,谁知老爷爷又从锅里舀起半勺糖浆,这次他不像画轮廓那样慢慢地,而是快速地抖动手臂,画出一道道波浪线,顿时在龙的轮廓里形成了大小不一、排列有序的龙鳞片。然后老爷爷又用特殊的工具为龙点上眼睛。这真可谓是画龙点睛啊。被点上眼睛的龙,仿佛真的活了过来,即将腾空而起。最后,老爷爷在竹签上涂了一些糖浆,再将竹签小心地按在龙身上,瞧,一个飞龙糖画就做好了。

仔细一闻,一股诱人的甜香,扑鼻而来。我忍不住舔了一口,香味与甜味很快在唇齿之间弥漫开来,令人回味无穷。再轻咬一口龙尾,糖脆脆的,轻轻一咬,那糖很快在嘴里融化开来,那股特殊的味道,令我迷恋。

天色暗了,人们也渐渐散了,我好奇地问:“爷爷,做糖画这么辛苦,你为什么还天天守在这里呢?”爷爷笑着说:“傻孩子,糖画可是一门艺术,再没人做就要失传了呢。而且啊,我也喜欢糖画,希望在有生之年,能让大家更喜欢糖画,能有人传承这门手艺。”听了爷爷的一席话,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天色更暗了,我依依不舍地和爷爷告别。只见那位受人尊敬的糖画老爷爷,手握糖勺,还沉浸在糖画的世界中呢。

通师二附六(1)班 金昱辰
指导老师 张美芹

超级安装工

“咚咚咚!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。妈妈快步走向门边,往外看了看,随即把门打开来。

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高个子男人,大概四五十岁的年纪,面部黝黑,一副棕黄色带金边儿的眼镜架在他那高高隆起的鼻梁上,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,上面一块白一块黑,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洗过了。下半身是一条棕黑色牛仔褲,上面溅满了泥点儿。他手里还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,里面似乎装满了东西。

瞧他这模样,是个修理工吧!我想。

果然不出所料,他是给我们家来装净水器的。他拎起沉重的工具包,快步走进厨房,拉开柜门,露出了下水管的内部。他蹲着身子,睁大眼睛,皱紧眉头,不时将头伸进柜门里,这瞧瞧,那摸摸,一会儿又好像在思考什么。

只见他用左手抱着又圆又长的净水器,右手拿起扳手,将净水器一边的螺丝拧下来,又手法娴熟地钉上钢钉,接上水管,放上防水层。一系列动作让我看得眼花缭乱!他将净水器放入柜中。净水器主体搞定!

接下来可是一大难关,他要在这错综复杂的水管中找到冷水入口,然后把它接在净水器上。我第一眼看到这些水管时,一下子就慌了,这么多水管,怎么才能找对呀?不过这位修理工有的是办法!他先拉开闸门放水,然后仔细地凑在水管上,听水流的声音,再摸水管的热度,感受水管的震动。他眉头紧锁,微闭双眼,竖起耳朵,全神贯注地听着摸着……过了一会儿,他慢慢睁开眼睛,抬起头,胸有成竹地抓起一个水管说:“就是它。”脸上洋溢着喜悦。说着,他关紧闸门,用左手托住水管,右手用扳手将水管接头拧松,用劲一拔,水管接头就掉了下来。我们凑上去一看,这正是冷水管接头!他真是个超级安装工呀!

接着,超级修理工又发挥出了他的超能力,用一个又一个的办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:在水池边打孔,装水龙头;给水管外面裹上“外衣”,让水无处“逃逸”;给净水器套上滤芯,层层消毒……

现在再看看这位安装工,一种钦佩之情油然而生!

通师二附六(1)班 卢君航
指导老师 张美芹

登山

风儿轻轻,阳光既不毒辣也不微弱。在这和煦的天气里,我们来到狼山脚下。

抬头往山上望去,只见岩石突兀,石缝里长出的植物郁郁葱葱,从山上垂下长长的“手臂”像是迎接我们的到来。长长的石阶连绵不断一直延伸向高处,还隐约能看到那座古色古香的支云塔耸立在山顶。

开始爬山了!我得意地想:哼,华山都爬过,狼山我一鼓作气冲上去都行!这时,长长的队伍移动起来。我一个箭步冲向台阶,脚不停往上跨,手大幅度地摆动着,全身十分协调。顿时,山间回荡着阵阵清脆的脚步声,这简直比玩游戏还轻松呢。看看同学们呢?他们也个个精神倍增,脚像在打键盘似的踩着石阶往上爬。渐渐地,我的脚步不再那么轻快了,嗓子越来越干,小腿酸疼起来,连手臂也无力摆动了,像快被折断的树枝一般在空中晃荡着。原本紧凑的队伍变得松散,速度明显慢下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前进着,我的体力却差不多快消耗尽了,脚步越发沉重。嗓子似乎着了火,脸蛋涨得通红,腿软绵绵的,背也酸了起来,爬几段就得靠着岩石喘一会儿。再看看大家呢?他们也个个腰酸背痛,还有几个越爬越慢,不一会儿就落到了队伍最后。就在大家累得都恨不得躺在地上时,从我们上方传来阵阵有力的加油声,我想:山顶就在眼前了,现在放弃太可惜了。顿时,腿里好像被神秘地注入了一股能量,支撑着我咬紧牙三步并作两步冲向山顶……

“终于登顶了!”我们抱在一起又跳又笑,刚刚的劳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通师二附四(2)班 王秋硕